

唐代叢書

唐代書畫

尚書故實

唐 李綽編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
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秋
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
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
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
有碑版鑿處具在大武是陵廟中玉冊所稱神堯乃母

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爲袁係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益倍於常者大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立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爲煨燼

矣然此卽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元宗謂人曰
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三可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
去曰白鶴雲一作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曰雲先生故人

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
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
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
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冢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因敕廷臣皆習

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益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鬚、氣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號靜君、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卽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河東公爲中書令着紉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

着紉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太宗貞觀十四年自寫真草書并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

稱泊登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間友一辭輦今
見常侍登牀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知
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
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
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狻
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
墜歟此石後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

若干人並食天厨貞觀中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張

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卡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宣維

素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

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問維素子周

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

之遽以絹數疋易得經年忽聞欵關甚急問之見數人

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

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

果贐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塩院時

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
然後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王家事起復落在一粉
舖內郭侍郎叔承聞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公郭公卒又
流傳至今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
對復進入

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
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
狀

國朝李嗣真評畫云顧畫屈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

畫北風圖

北風圖
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今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帝之子楊秀
也。

李汧公勉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眾之百衲琴，用蝸
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龍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
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况墻東遜世，不婚娶，不

治生業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
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章二說秋夜洛陽城
明月照張八

諡卽尚書
公之祥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始
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適而改之如是者
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譏諶爲
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荀與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

帖

古碑皆有圓空

音孔

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

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

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解字有災異

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

嘉祐終金吾將軍

至則於正寢整衣

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自聲俄有人自西廡

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荅曰余後周將尉遲廻也死于此地遺骸尚存願托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宜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
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
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
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嘉祐可
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
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曰吾諸事不
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
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
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
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
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
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
門有櫃扁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遂